

沒法解決，於是我就沒了主意了。不知文友們之中，有沒有較好意見的，如有，請示知，我一定代為通知辦法。

◎翠峰兄前些時在來信中，對文友們近來很少活動，表示憂慮。真的，近來很少看見大家在報刊上露臉了。這不是個好現象。讓我們大家一條心努力寫，沒有較長的，就是短的也無妨，經常地寫，不斷地寫，才能進步，不是嗎？

◎下期「通訊」，當在九月初旬中印發。

天氣很熱，請各位珍重，此頌

近祉

弟 肇政 拜上

七月十日

一九五八年八月二日·鍾理和致鍾肇政

肇政兄：

每當我拿起筆來，就苦於不知應如何措辭。寫寫文學活動吧？根本談不上。本期「通訊」中已說過，除開看了點書，自二月以來就幾乎停止了一切文藝活動了。因此寫來寫去，不免就扯到教人心煩的生活瑣事上面去。這樣一來，就難免嚙嚙了。怎樣好呢？

我的生活中嗅不出一點文藝的氣息：它是平凡、庸俗、零碎，充滿了憂愁、艱難、疾病和苦悶。我個人在這裡獨往獨來，不為人理解和接受，沒有朋友、刊物、文會……。我常常會忽然懷疑自己到底在做什麼？

說來也許你不會相信，我不但沒有工作房——書房，也沒有寫字檯。我寫東西幾乎是打游擊的。紙，一枝鋼筆，一塊六寸寬一尺長的木板，這是我全部的工具；外加一隻藤椅，一堆樹蔭。我就這樣寫了我那些長短篇，和〈笠山農場〉。我早就懷有要給自己做一間書房的心思，但生活迄不讓我的算盤按自己的方式打。還有很長一段時間我還須利用那塊木板來寫我的東西的。

讀了這些報告，我想你就會明白如何我不能經常有作品獻出來了。當然，我的意思不是指木板——它已給我完成了不少東西，對此我應該滿意——而是指迫使我一直不能不用木板寫字的最根本的東西——生活。真的，這些年來我確實吃夠了它的苦頭。

小兒的升學所以傷腦筋，是因為它不止於是考不考得上的問題，而是更複雜的。不脛說經濟——學費也是原因之一，但另外還有一個原因——畸形。小兒八歲時起因於跌倒（但西

醫認為係カリエス³⁴），如今已成駝背了。這缺陷就嚴重地阻礙了他的升學。現在，我已讓他投考國立藝術學校（在臺北板橋）美術工藝科了。孩子已於昨日上北趕赴自四日起三日間的入學考試了。

養雞正如兄說的含有賭博性，而且賭博性很大。但是這是我的背水一陣，我必須抱著決心面對它。我會從最底的地方做起然後慢慢地充實起來。

榮春兄的輪閱作品我迄未收到。顯然我已沒有輪閱的希望了。文友中有人不把我們的友誼和關係看做一回事，我是知道的，我甚至猜得出這個人的名，但發表是沒有用的。

暑假中，有什麼計劃？預算在這段時間中寫的長篇該有很可觀的成績了吧！完成後，可不可以讓我飽飽眼福呢？

火泉兄說要寫長篇，我自獲悉這消息後覺得很高興。我渴望能夠讀到他的作品。

聚餐事如何？在幾時？什麼地方？我想努力看看是不是到時能夠參加。我想和各文友比比誰的鬍子大（文心兄的話）呢。

理和

八月二日